

和平与阴谋

宋文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序 言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文，这是每一位严肃作家的座右铭。

我不是作家，但我希望自己的拙作中也透露着几分严肃，给读者以一些启迪，而不至于把读者引入歧途。作品体现的也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面对人生的内容。

所收作品都是以前的习作，很不成熟，望读者朋友们给予斧正。

宋文海

1995年10月1日

目 录

序 言

旷野上的农村人.....	(1)
青春的旋律	(32)
脸 谱	(65)
热血向谁洒	(69)
黑沉沉的夜晚.....	(120)
村姑与神仙.....	(127)
浮 尘.....	(132)
农家的笑声.....	(204)
一路铃声一路情.....	(214)
教子篇.....	(231)
和平与阴谋.....	(237)

旷野上的农村人

字幕：80年代初期的某北方农村

1. 乡村小路

大雪纷飞。棉絮般的雪花覆盖住了大地和乡村小路。

一支送葬队伍在由6、7人组成的吹鼓手队的率领下缓缓行进在乡村小路，洁白的路面留下一片纷乱脚印。

一口装在毛驴车上泛着浅黄红色的柏木棺材在白雪的衬映下格外显眼。

郭柱身着白素服，怀抱一幅嵌着黑木框的遗像悲痛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郭柱母亲泣不成声地由英子和莲花扶架着行走在郭柱身后。

2. 墓地

年长的丧事主持手提一只公鸡在空墓穴里绕了一圈，然后用力把公鸡抛向远处，随即高喊道：“入墓！”

郭柱父亲的棺木被几个年轻壮实的小伙子抬进墓穴。

郭柱把一个盛满纸灰的黑陶罐高高举过头顶，用力摔在地上。陶罐破碎，纸灰四处飞散，缓缓飘浮。

几名妇女议论道：

“日子好过了，郭老汉却走了，真可惜啊，连儿媳妇也没见上。”

“人家有个孝顺儿子，听说郭柱光给他老子买血就化了几千块哪。”

站在一旁的英子问：“血还能卖？”

刘婶在旁插话：“能，听说很值钱哪。”

英子没有说话，她看见郭柱母亲悲痛欲绝的样子，急忙上前劝慰。

空旷的原野上耸立起一座新坟。

3. 河道

河道上飘浮着大块大块冰块，冰块互相碰撞，碎裂，融化。

4. 原野

空旷的原野上自由翱翔着几只燕子，时而低掠俯冲，时而向上冲刺，时而平行滑翔。

春天来了。

5. 田间

肥沃的土地被一只大铁犁深深地翻过。

郭柱驾驶着一辆绿色上海产 50 马力拖拉机在深翻土地。

6. 夕阳

湖水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淡红色。

郭柱站在湖水中用一只汽油桶冲洗着拖拉机。他那赤裸黑红的身躬体显得富有弹力，富有精神，线条粗犷，给人一种阳刚之美。

太阳渐渐掉落在山峰里，天际被衬映得一片绯红。

7. 乡村小道

郭柱驾驶着拖拉机披着晚霞行驶在小道上。

8. 旷野(夕阳西下)

一个牧羊老翁驱赶着羊群，嘴里唱着一支质朴的北方民歌。

9. 郭柱家宽敞的院落

郭柱把拖拉机开进院子里停下，他熄了火，身子一跃跳下车，又从车上抓起外衣披搭在肩上走回家。

10. 郭柱家

三间宽敞洁净的砖瓦房，内有厨房、卧室、客厅等房间。室内单人床，家具，洗衣机，18英寸彩色电视机，双卡收录机，沙发，茶几，落地式电风扇等摆放得井然有序。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北方农村，这真是一个现代化的家庭。

卧室墙壁上挂着郭柱父亲的遗像。

郭柱走进客厅，他伸手打开收录机，屋子里即刻飘溢出富有青春活力的旋律。

郭柱母亲(52岁)端着一盆水放在脸盆架上：“柱儿，洗把脸吃饭。”郭柱母亲手腕上戴着一块漂亮的女式手表。

“哎。”郭柱拿起毛巾开始洗脸。

郭柱母亲拿起郭柱放下的外衣走进洗漱室，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她转身走向卧室，打开衣柜，从里面取出一件外衣。

郭柱穿着母亲取出的那件外衣和母亲坐在厨房里的餐桌边吃饭。

郭柱母亲：“柱儿，你刘婶下午来了一趟。”

郭柱轻蔑地：“又来提亲，这号人。”

母亲：“人家也是好意。”她从口袋掏出两张照片递向郭柱。“她拿来两张姑娘的照片，看你中意不中意。”

郭柱接过照片随手丢在饭桌上：“以前为什么不找我？”

母亲：“我们穷啊。”

郭柱：“现在富了，姑娘们眼就低了？我不要这样的人做老婆。”

母亲：“你都 28 岁人啦。”

郭柱：“还早呢。”

郭柱母亲叹息了几声摇摇头说：“你爹临死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还没成家。”

郭柱：“妈，别急，我会给你领回个好媳妇的。”

11. 吐芽的种子变成了茁壮的庄稼

12. 英子家庄稼地(傍晚)

地里各种农作物长势喜人。

英子用手摇水车浇地。

清澈的水“哗哗”地涌流进田里。

英子(25 岁)身体瘦俏但结实，两条粗黑长长的发辫拖披在身后。辫子随着摇水车的身躯左右前后摆动，很是碍事。英子停下水车，把辫子盘结在头上，又开始浇水。

一只粗壮的大手伸进镜头抓住水车摇把。

英子扭回头看，只见郭柱站在他的身后：“郭柱哥，你，你怎么又……”

郭柱：“你一人干太累了，我来帮帮你。”

英子：“习惯了，不用帮。”

郭柱：“习惯也受不了，背朝苍天脸冲黄土的日子不好过。”

英子看看郭柱松开了手。

郭柱摇起了水车。

英子走到一块没有浇水的田里。她蹲下身从田里拿起一把锄，头锄草松土。

13. 天穹

一弯圆月爬上了天空。

〔画外音〕水车“嘎吱嘎吱”的声音单调地在空旷的夜空中回响着。

14. 天穹

圆月在深邃的夜空中静静地飘游着。

15. 田间

郭柱停下水车。他欲用衣袖擦抹汗水淋淋的面孔。英子见状把一块毛巾递给郭柱。郭柱接过擦完脸，把毛巾还给英子。

郭柱：“明天我进城买化肥，有事吗？”

英子：“没有。”她停顿了一下，“你不要再来了，我求求你。”

郭柱不解地：“为什么？”

英子：“我不要别人可怜，我有两只手。”她说完转身跑出庄稼地。

郭柱茫然地看着英子远去的背影，然后悻悻走出庄稼地。

英子隐躲在一棵大树后，目送着郭柱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两行珠泪顺着英子的面颊默默地涔涔滚落。

16. 屋顶

雄鸡昂首长鸣。

17. 东方

东方天际托起一轮红日。

18. 媒婆家

很有些风韵的媒婆刘婶打着哈欠，揉着惺忪的眼睛端着便盆

走出房门，她把小便倒在猪圈内，然后解开裤腰带蹲下解手。

19. 王奶奶家

英子肩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进五保户王奶奶家。

七十多岁满头银丝的王奶奶正叠着被子。

王奶奶家除两只陈旧的白木箱子外别无它物。

英子把水倒进水缸里。她跳上炕抢过王奶奶手里的被子，大声说：“王奶奶，我来。”

王奶奶：“这点活我能干。”

英子：“王奶奶，我给你洗洗被褥吧，都脏了。”她说话声音比较高。因为王奶奶的耳朵发聋。

王奶奶：“不用，不用。人老了，脏不怕。”

没等王奶奶话说完，英子已动手拆开了被子。

20. 莲花家

莲花家洁净整齐，东西摆放错落有序。收录机，黑白电视机，缝纫机应有尽有。

24岁的莲花身着笔挺、崭新的衣服站在大衣柜的穿衣镜前往自己的脸上抹着粉霜。她嘴里还哼唱着一支轻松愉快的曲子。

莲花母亲从门外走进来，她看着莲花不满地：“生就的庄稼人，擦粉就擦白脸啦？”

莲花：“妈，你不懂。”她抬腕看看表：“哎哟。”

21. 公路上

郭柱驾驶着拖拉机奔驰在公路上。

拖斗上坐着十几名男女青年，他们在尽情地欢笑。

莲花没有参与他们的打打闹闹，她坐在前面，眼睛却不时地向郭柱送着秋波。

胖呼呼站着的二栓：“瞧，咱们村的仙女。”他有意酸溜溜地唱

了一句“心上的人儿”。

莲花：“二栓，闭上你的臭嘴。就学会嚼舌头，你应该向郭柱哥学习，踏踏实实干些正事，买辆拖拉机，挣大钱。”

二栓：“咱哪能和柱子哥比，人家是喇叭里有声，报纸上有名，屁股后面姑娘跟一群……，都成了‘姑娘追’了，瞧我土炕上打滚——光棍一条。”

听到后面的说笑声，郭柱微微一笑，他猛地向前推了一档，车倏然向前窜去。

车上的人毫无戒备，趑趄着挤撞在一起。

二栓摸着被撞疼的头，冲郭柱高喊道：“你疯了！”

莲花开心地笑着说：“活该，谁让你胡说。”

车轮快速向前滚动。

22. 王奶奶家院落里(阳光下)

晒衣服绳子上已搭上一块被单。

英子坐在院子里搓洗着一块褥单。

23. 县城邮电局

郭柱和小顺子(26岁)并肩走出邮电局大门。

小顺子：“柱子，就在我这吃饭吧。”

郭柱：“不了，我还得买点东西，估计二栓他们已经装好了化肥。哎，小顺子，别忘了给我提供信息。”

小顺子：“放心吧，我按时给你寄去信息报。”

郭柱：“那就拜托你了。”

小顺子：“别客气，谁让咱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呢，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嘛。”

24. 县城医药门市部内

郭柱买了几盒“大活络丹”。

25. 街道上

郭柱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走进百货公司。

26. 公路上

车轮向前滚动着。

拖拉机车斗装满了化肥，年轻人悠闲地坐在化肥上谈论着自己进城的收获。

莲花从手提包里取出一红色发夹插在头发上。然后又掏出一面精制的小圆镜照着。

二栓：“瞧，‘仙女’变成‘孙猴子’了。”

听了二栓的话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莲花毫不示弱，她冲着二栓：“这叫美，美，你懂吗，懂吗？靠一边站去吧，狗熊！”

大家笑得前倒后仰。

郭柱一手扶方向盘一手从口袋掏出一块女式手表看看，然后又装进口袋。

车轮向前滚动。

27. 莲花家(傍晚)

莲花换上一条肥宽的紫红色喇叭裤。她站在衣柜镜子前美滋滋地端详着自己。

莲花转身跑向客厅。

客厅里莲花母亲和媒婆刘婶在看电视。

刘婶嘴里不停地嗑着瓜子。

莲花跑进来，向母亲炫耀自己的服装：“妈，好看吗？”

刘婶恭维地：“莲花穿上越发漂亮中看啦。”

莲花母亲冷冰冰地：“像水桶一样有什么好看的。”

莲花：“妈，你不懂，现在城里人时兴这个，这叫美。”

莲花母亲：“美个屁！”

莲花满脸不高兴地撅起了嘴：“老脑筋，我找柱子哥去。”她似一阵风飘出屋子。

莲花母亲摇摇头说：“这个丫头学坏了。”

刘婶：“年轻人嘛。”她吐出一个瓜子皮说，“我看莲花对柱子很有那个意思。”

莲花母亲：“柱子是个好娃子啊。”

刘婶：“只要你同意，我给你说这媒。”

莲花母亲内疚地：“不，不，我没让翠莲和柱子成，已经很对不起老郭家了。”

刘婶：“有什么对不起的，翠莲在城里头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莲花母亲苦笑笑。

28. 郭柱家(夜)

郭柱和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郭柱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一份《信息报》。

莲花推门走了进来。

郭柱母亲热情地：“莲花。”她从沙发上站起身。

莲花伸出手，热情地把郭柱母亲扶坐在沙发上：“大妈，你坐。”

郭柱对莲花说：“你不坐就站着吧。”倏然他双眼盯住了莲花那条非常显眼的喇叭裤。

莲花有意将腿绷直，两眼不时偷偷扫向郭柱。

郭柱把头扭向一边看着电视。

电视机里正播放电视连续剧《武松》。

郭柱母亲：“莲花，你们家电视效果好吗？”

莲花：“没有彩电好。”

郭柱母亲：“是啊，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能坐在家里看电视，如今赶上了好日子。”

莲花：“是啊，大妈，你看我今天又买了一条裤子，46块，好

吗？”她说话时把眼睛扫向郭柱。

郭柱母亲：“挺好看的。”

莲花嫣然一笑：“大妈，柱子哥，我走了。”

郭柱母亲：“再来啊。”

“哎！”莲花走出门。

郭柱厌恶地：“恶心死啦。”

郭柱母亲愠怒地：“就你好。”转了口气，“我看莲花对你有意思。”

郭柱：“我们家容不下她。”

郭柱母亲：“不晓得你找个什么样的人呀。”

郭柱：“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

郭柱母亲：“莲花哪点不好，人漂亮，又精明，就是爱打扮一点，再说年轻人打扮点有啥不好。”

郭柱：“她太轻浮了。”

郭柱母亲茫然地摇摇头：“唉，你呀，真摸不透。”

郭柱：“儿子的心天上的云，别摸了。妈，我去叫王奶奶看电视。”

郭柱母亲：“快去吧。”

29. 莲花家(夜)

莲花随着舞曲，身体无规则地乱扭动着。

30. 英子家(夜)

炉子上正煎着药。

一双手端起药壶。

英子把药倒进碗里，然后端到病卧在炕的母亲面前。

英子家陈设极简单，从家里的摆设不难看出家境的窘迫。

英子母亲形容憔悴，脸色忧郁，闷闷不乐。

英子：“妈，吃药吧。”

英子母亲：“小虎呢？”

英子：“弟弟吃完饭要去了。”她扶起母亲，用小勺将药喂进母亲的嘴里。

31. 王奶奶家(夜)

英子推门走了进来。

王奶奶坐在炕上很吃力地缝着被子。

英子大声地：“王奶奶，说好的我缝，你怎么……？”她从王奶奶手里抢过针线。

王奶奶：“你成天够累的了。”

英子：“我年轻。”她缝了起来。

王奶奶：“人老不中用了，我年轻时也有一手好针线活。”

郭柱推门进来，他看见英子：“你也在？”

英子：“刚来，叫王奶奶看电视。”

郭柱：“噢。”

王奶奶：“天天去你家看电视，我耳背真是瞎狗看星宿。”

郭柱从口袋掏出一个助听器，他高声地：“王奶奶，看看中用吗？”

王奶奶：“什么东西？”

郭柱高声：“助听器。”他给王奶奶戴在耳朵上，“听见吗？”

王奶奶惊怪地：“哎哟，老天爷，好亮啊。柱子，这得花不少钱吧？”

郭柱：“是我孝敬你老的。”

英子看了郭柱一眼，脸上浮起感激的微笑。

32. 媒婆家(夜)

家里陈设极为简陋。

里屋一男一女两个 15 岁的孩子伏桌学习。

外屋媒婆丑陋的男人裸着上身坐在炕上“吧哒吧哒”吸着烟

袋。

刘婶在地下守着炉子炒葵花籽。

刘婶男人慢腾腾地说：“你整天东家进西家出的惹人讨厌，以后也该帮我干些地里活，你看人家都富了。”

刘婶恼怒地：“住嘴！你少管老娘的事，要不是有这两个娃娃揪着我的心，老娘早就和你离了，丑八怪。”

刘婶男人：“你看你，我只不过说说，发哪家的火嘛。”

刘婶：“以后少多嘴。”

俯瞰村子，一户户农家都熄了灯。繁星笼罩着夜的村落，夜的旷野。

33. 夜晚

英子从猪圈里铲猪粪，然后挑起沿着村间小路向自己家田里走去。

夜色拂掠着她的身躯。

34. 夜空

亏月游弋在静谧的夜空。

35. 凌晨

几声鸡鸣唤醒靠在地垅边睡觉的英子。她急忙站起。挑起脚边的粪担。

36. 王奶奶家院落(晨)

王奶奶戴着耳机走出屋子。倏然村里的吆喝声，人们的说话声，田园声音清晰地传入她的耳鼓。

王奶奶甜甜孩子般地笑着。

37. 郭柱家庄稼地

郭柱给大片的庄稼地撒化肥，他头戴草帽，赤裸着古铜色的上身。

莲花哼唱着歌曲来到地边：“柱子哥，要帮忙吗？”

郭柱看看她的喇叭裤：“你不怕弄脏裤子吗？”

莲花：“只要是为了你做事，我什么也不怕。”

郭柱：“好，你替我浇地吧。”

莲花弯腰挽起裤腿，然后小心跳下庄稼地，她走到了手摇水车前，动手摇动水车。

清澈的水涌到地里。

郭柱看看莲花，微微一笑，他继续撒化肥。

38. 村口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村口。从车上下来一位近 30 岁的中年妇女，她脸色阴沉，神情呆滞。

39. 郭柱家庄稼地

郭柱已洒完化肥，身上汗水渍渍。他从地边抓起衣服要擦身上的汗水。

莲花见状，“等等。”她从口袋掏出一块叠得很整齐干净的手帕走向郭柱。

郭柱有意地：“你不怕弄脏？”

莲花：“少贫嘴，给。”

郭柱：“还是让它保持干净吧。”他说着用衣服擦了起来。

莲花：“真脏。”

郭柱：“没办法，谁叫咱是农民呢。”他把衣服穿在身上。

莲花：“农民就不讲卫生啦？”

郭柱：“咱嘴笨，争不过你。莲花，谢谢你了。”他弯腰扛起地头放着的两袋化肥。

莲花：“你去哪？”

郭柱：“英子家。”说着向前走去。

莲花：“你！”她委屈地看着郭柱远去的背影，两手奋力绞着手帕。

莲花的眼里噙满了泪花。

40. 英子家庄稼地

英子弯着腰在给庄稼地施猪粪。

郭柱扛着化肥走到地边，他放下化肥，用手摸了几下满脸的汗水：“英子。”

英子掉回头，看清是郭柱。她欲迎上去，但没有那样做，只是冷冰冰地：“你怎么又来了？”

郭柱：“给你家送化肥。”

英子：“我们家不需要。”

郭柱：“瞧瞧，庄稼明显缺少肥料。”

英子站起没说话。

郭柱：“我知道你考虑钱的问题，我不要钱。”

英子：“这样吧，秋后卖了粮食还你。”

郭柱：“我说过的，不要钱。”

英子：“那就请你背回去。”

郭柱：“大妈常年瘫痪在炕上，小虎又上学，费钱哪。大叔没得早，留下你们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很苦。我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难道做为本村人就不能帮帮你吗？”

英子：“我自己有两只手。”

郭柱无奈地：“好吧，我收钱。”他转了话题说，“我给大妈买了几盒大活络丹，听说这种药治瘫痪顶点事。”

英子：“真的？”

郭柱点点头：“晚上我给你家送去。”

41. 田间小路